

民族正氣文鈔

邵元冲編輯

民族正氣文鈔

邵元冲選輯

論建中興之功筭子

李綱

李綱，字伯紀，邵武人。於宋徽宗欽宗及高宗之時，歷任知樞密院尙書右僕射，湖廣宣撫使等，於國事多所獻替。當金人入犯之際，嘗請徽欽二帝力守宗社，以死捍敵，並整頓軍馬，力戒退避。又力薦宗澤、張所、岳飛，以爲可當恢復之任，而請誅張邦昌等，以正紀綱。乃以厄於權佞，任職不久，輒罷斥。或自請辭，不得，竟用其策。宋遂終於偏安，不能成恢復之功云。所著有梁谿集。臣伏觀車駕以仲春令辰發軔吳門，巡幸建康，斷自宸衷，不貳不疑。慨然有恢復土宇，掃清中原，拯濟蒸黎，戡定禍亂，克剪大憝，刷恥復仇之志。天下臣子莫不望風鼓

舞，忼蹈踴躍，願少須臾無死，以觀中興之功，誠甚盛之舉也。臣竊觀自古建功立事，扶持社稷之臣，未嘗不以立志爲先。申包胥聞伍員有覆楚之言，則曰我必存之。其後哭秦庭以乞師，卒如其志。張柬之語武氏於荊南江中，其後卒復唐祚，垂祀三百。夫一夫發念，其烈如此，而況以聖明之資，爲萬乘之主乎。高祖之志，見於不肯鬱鬱久居漢中，而與韓信論定三秦之策。光武之志，見於披輿地圖於信都城樓上，與鄧禹論天下大計。此皆志定於前，功成於後。初似落落難合，而卒能建大功，立大名，定大業，功施於當年，名垂於後世，載在典冊，不可誣也。恭惟皇帝陛下，天錫勇智，運屬艱難。遵養時晦之久，應機立斷，幡然改圖。思欲撥亂興衰，光復祖宗之大業，故親總六師以臨江表，捨去吳越而幸建康，漸爲北伐之計。志慮規模，可謂宏遠矣。臣願陛下益廣聖志，擴而充之，與神爲謀，日新其德。勿以去冬驟勝而自怠，勿以目前粗定而自安。凡可以致中興之治者，無不爲；凡可以害中興之功者，無不去。有所規畫措置，必以天下爲度，必以施於長久可傳於後世爲法，則中興不難致矣。夫中興於用

兵止是一事。要以修政事，信賞刑，明是非，別邪正，招徠人材，鼓作士氣，愛惜民力，順導衆心爲先。數者旣備，則士奮於朝，農安於野，穀粟充盈，財用不匱，將帥輯睦，士卒樂戰，用兵豈有不勝者哉。方今黠虜雖強，不仁不義，專務變詐暴虐，以脅制天下，神怒人憤，莫之與親，自古豈有如此而能久立國者。正如隆冬固陰，沍寒，層冰千里，陽和旣回，應時消釋，此理之必至，無足怪也。昔者范蠡說越王勾踐，以持盈者與天定，傾者與人節，事者與地，勾踐用之，國以富強。然又必以人事與天時相參，然後乃能成功，遂以報吳。臣竊觀國家去歲諸路豐穰，今春雨暘調適，又將豐歲，是在我者得天時矣。正當修人事以應之。以我之無覺，待彼之有覺，則戡亂定功，役不再籍，夫何難之有。臣以固陋，自靖康以來，與聞國論，獨持戰守之策，不敢以和議爲然。今十有二年矣。孤危寡與，屢遭謗誣，仰賴聖明曲加照察，脫身九死之濱。今得承乏，待罪方面，恭聞戎輅臨駐江干，將大有爲，以成戡定之烈，欣幸之情，倍萬常品。顧雖衰病，尙庶幾未填溝壑間，獲觀陛下恢復中原，攄憤千古，志願畢矣。輒罄狂瞽，干冒天威。

論使事笥子

李綱

臣竊見朝廷遣王倫使金國，奉迎梓宮，往返屢矣。今者，倫之歸與虜使偕，乃以詔諭江南爲名，四方傳聞，無不駭愕。何者？兩國通使，講好息兵，以禮爲先。自敵以上，無所不用其至，禮之經也。今乃不著國號，而曰江南，不曰通問，而曰詔諭，此何禮也。宋有天下，幾二百年，祖功宗德，以聖繼聖，聲教溢于四表。炎運中微，夷狄亂常，馴至靖康之變，國祚幾絕。賴陛下總帥大河之北，入繼大統。羣臣推戴，克受天命，履大寶，臨萬邦，爲神民萬物之主，一紀於茲矣。敵人遣使，乃敢命名如此，自古夷狄陵侮中國，未有若斯之甚者。原其所自，皆吾謀慮弗臧，不能自治自強，偷安朝夕，無久遠之計，羣臣誤陛下之所致也。臣請試爲陛下詳言之。

方靖康末，金人破都城，毀宗社，逼二聖變輿以北遷，易姓建號。而陛下應天順人，光復舊業。自我視彼，則仇讎也。自彼視吾，則腹心之疾也。豈復有可和之理。然而朝廷

遣使通問，冠蓋相望於道，卑詞厚幣，無所愛惜者。正以二聖在其域中，爲親屈已，不得不然，猶有說也。至去年春，兩宮凶問旣至，陛下抱哀啣恤，創鉅痛深。雖未能躬率六師，以報不共戴天之仇，猶當寢罷使者，絕不與通，以正仇讎之名。慎固封守，選練將帥，以爲自保之計。觀釁待時，動必有功。傳曰：名其爲賊，敵乃可服。欲正仇讎之名，以張恢復之本，正在此時。而朝廷失策，復遣使以迎梓宮，亟往過返，帑藏爲虛，不得其要約。今者，虜使薦至，乃建詔諭之號，公肆陵侮，不知朝廷將何以應之。夫奉迎梓宮，乃陛下孝思罔極，在人情不得不如此者。然金人狡獪，動出計謀，我以誠求，彼以詐應，借此爲重，成其姦心。不知朝廷何所憑信。臣恐墮其計中，禍難之未艾也。

臣聞忠信爲周，古者遣使以忠信爲主。故小雅於皇皇者華，君遣使臣之詩，諏謀度詢，必以周爰爲言。使不忠信，爲國之患，非淺鮮也。彼王倫何爲者，市井黽儉之才，左右賣國之伍。三尺之童，皆知其不足信，而朝廷信之，此必有甘言以中朝廷之欲。臣恐聽虛詞而受實患，如楚之信張儀以求商於之地也。且倫使事，初以奉迎梓宮爲

指而虜使之來，乃以江南詔諭爲名。循名責實，已自乖戾，則其所以罔朝廷而生後患者，不待詰而可知。臣在遠方，雖不足以知其曲折，然以愚料之，虜爲此名以遣其邀求，大略有五。必降詔書，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，一也。必有赦文，欲朝廷宣布，頒示郡縣，二也。必立約束，欲陛下奉藩稱臣，稟其號令，三也。必求歲賂，廣其數目，使我坐困，四也。必求割地，以江爲界，淮南荆襄四川，盡欲得之，五也。此五者，朝廷從其一，則大事去矣。天子之令曰詔，臣下則以稟令受詔爲事。倘屈體降禮，權時之宜以聽其詔令，則君臣之分定矣。君臣尊卑，如天地相遠，降尊就卑，以天爲地可乎？其不可者一也。天子之恩曰赦，臣民則以遇赦該恩爲幸。倘朝廷宣布頒示郡縣，則天下知朝廷之勢去，士民之心離矣，其不可者二也。履至尊以制六合，曰天子，謹制度以爲諸侯曰藩臣。天子出命者也，藩臣稟命者也。倘奉藩稱臣，稟其號令，則事不在我國之勢傾矣，其不可者三也。朝廷全盛之時，歲賂金人百五十萬，猶不能給，遂至敗盟。今日保據東南，財用鮮少，又有養兵之費，日益窘迫，而欲增賂以求全，蓋亦難矣。其

不可者四也。淮南荆襄，江浙之屏蔽也。四川，天下之上流也。不能措置屏蔽，保有上流，資天險結人心以爲固，而欲割要害之地，棄民以求安，必無之理，其不可者五也。金人變詐不測，貪婪無厭，縱使聽其詔令，奉藩稱臣，其志猶未已也。必繼有號召，或使親迎梓宮，或使單車入覲，或使移易將相，或使改革政事，或竭取賦稅，或朘削土宇。從之則無有旣極，一不從則前功盡廢，反爲兵端。以謂權時之宜，聽其邀求，可以無後悔者，非愚則誣也。使國家之勢單弱，果不足以自振，不得已而爲此，固亦無可奈何。今土宇之廣，猶半天下，臣民之心，戴宋不忘，與有識者謀之，尙足以有爲。豈可忘祖宗之大業，生靈之屬望，弗慮弗圖，遽自屈服，祈哀乞憐，冀延旦暮之命哉。昔少康以一旅之衆，祀夏配天，不失舊物。光武騎牛從軍，殺新野尉，然後得馬，率烏合三千，破尋邑百萬，遂定中興之業。晉保江左，財用匱乏，王導至身衣疎布，誘善賈以濟國用，卒延國祚百有餘年。今朝廷事力，雖不足以望全盛之時，然將士如雲，帶甲之卒數十萬，士馬之盛，豈不過於少康光武。穀粟金帛，運漕不絕，舳艫相啣，財用

之多，豈不過於東晉。有可用之資，而陛下又有過人之聰明，何憚不爲，而欲北面以事仇讎，甘受此屈辱也。

夫自古創業中興之主，多由布衣奮虛拳以取天下。非吾之兵民財用，而吾能因而用之，積累以成帝王之業，貽謀子孫，垂裕無窮。今兵民財用，皆祖宗之所以遺我者，而陛下不思所以用之，遽欲委身束手受制於仇讎之手，此臣之所不曉也。陛下縱自輕，奈宗社何，奈天下臣民何，奈後世史冊何。

且立大事建大功者，必以作士氣得人心爲先，而號令賞罰者其具也。人心士氣，在今日雖已不及建炎之初，然審號令，明賞罰，以振起之，尙爲我用。陛下一受制於強敵，號令賞罰，皆不由於己出，士氣日索，人心日離，將士益桀驁而不可馭，民庶益泮渙而不可蓄。威令一去，如神龍之失水，爲螻蟻所困。後雖悔之，噬臍何及。此臣所以夙夜痛憤而寒心也。

議者，必謂勢有強弱，弱者必服於強。故太王事狄，勾踐事吳，孫權事魏，皆行權以濟

大業，藉此以感動聖意。臣皆以爲不然。昔者，太王居邠，狄入侵之，事之以珠玉犬馬，皆不得免，徙居岐山之下，從之者如歸市，狄人乃已。今陛下能以此已金人之侵乎？勾踐身入吳國，以爲臣僕，僅得歸國，枕戈嘗膽，卒以報吳。今陛下能以報金人之仇乎？孫氏起於江東，未能自立，故臣魏以俟時。今陛下藉祖宗二百年之基業，縱使未能恢復土宇，豈可不自愛重，而怖懼屈服以貽天下後世之譏哉？爲此說者，但欲求合於朝廷之意，而不顧禍患之在後，臣愚竊以爲過矣。昔趙欲帝秦，魯仲連辭而折之，以爲秦帝則諸侯皆爲所制，不聽命則誅戮隨之，欲帝秦者知其利不知其害，秦非禮義之國，仲連有蹈東海而死耳，不忍爲之民也。新垣衍詘不果帝秦，而秦師爲之退舍。曹操以十萬衆臨荊州，勢搖東南，雖張昭亦欲迎之。周瑜爲孫權畫策，以爲如臣者，何往不可，將軍安所容乎？權拊案大悟，遂有赤壁之戰，而鼎足之勢成。此二人者，其所陳說，深切著明，二君聽之，遂能返禍爲福，轉敗而爲功，胸中昭了，明白洞達，果斷而不疑也。今虜使之來，其用事者未必不以兵隨之，以爲脅制之術，顧朝廷

所以措置者何如耳。措置有備，雖符堅百萬之師不足畏。措置無術，雖數千百騎便足以爲吾擾。方危迫之秋，無排難解紛之略，則無貴於智者。方今朝廷自十數年來，議論不一，執守不堅，無規模素定之計。玩歲愒日，苟且過時，無積累統緒之功。唱爲和議者，紛紛趣度目前，而不以後艱爲念。以致今日之陵侮，非偶然也。忠義之士，懷才抱智，不能自達者，顧豈乏人。臣願陛下特留聖意，且勿輕許。深詔羣臣，講明利害，可以長久之策，悉以上聞。陛下擇其善者而從之。廣聽兼慮，而不偏聽，於今日之事，必有所補。

臣昨於建炎元年，嘗獻國是之說，以謂朝廷不能自强自治，但欲卑屈以從之，雖至於奉藩稱臣，虜人之謀，勢猶未已。又於紹興五年，蒙降詔訪問，嘗獻乞罷議和之說，以爲遣使議和，虜人必制我以必不敢爲之謀，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，非徒無益而有害於吾自治自强之計，爲患甚深。區區之忠，幸蒙睿察。今日之事，無它，遣使議和不已，使敵人得窺伺謀畫，皆引惹之所致也。臣願陛下爲宗社大計，萬機之餘，長慮

却顧，覽前古之興亡，究今日之利害。倘或權時之宜，稟其號令之後，別有須索，如前所陳，或稟正朔，易服色，趣朝會，擅誅賞，盡取鞍馬器甲之類，當如何處之。而吾之士氣既索，如何可以復振。人心既離，如何可以復收。國勢既傾，如何可以復定。今日執和議主事者，果能任其責而保其必不然乎。遠察太王勾踐之事，與今日不同，深味仲連周瑜之言，與今日相若，則利害昭然矣。臣世受國恩，奉事三朝，蒙陛下知遇尤厚。嘗願奮不顧身，以徇國家之急。今事勢危迫，所以應之一失機會，則禍難相尋，爲害有不可勝言者。又非前日之比。區區孤忠，願效愚計，第恐朝廷不能用之。夫用不用在朝廷，而臣激於義有不得不言者，唯陛下留神幸察。

臣竊觀國家之與金人，勢不兩立，而今日之事，止在於絕之與通，亦不難決也。與之通，則聽其號令而臣屬之。動爲所制，身危國蹙，必至於亡而後已。與之絕，則圖所以自治自強者，選將勵兵，待其來則禦之，勝負之勢，猶未定也。與其事不共戴天之讎，仰愧宗廟，俯失士民之心，而終歸於亡，貽羞無窮。曷若幡然改圖，正仇讎之名，辭順

理直，以作士民之氣，猶可以履危而求安，轉亡而爲存，未爲失策也。二者利害相去遠甚。臣願陛下出自睿斷，正王倫誤國之罪，而肆諸市朝。虜使未入境，則卻而勿納。已入境，則拘留而勿遣。降哀痛罪己之詔，深咎前日和議之失。丁甯反復，其言切至，以激勵天下臣民將士之心。盡取賂遺敵人金帛，以募敢死之士，訓練習服，以守邊疆，以備不虞，以制虜人衝突。此計既定，詔旨既頒，臣將見人情翕然，回心易慮，天地神明，亦當助順，強虜之師，不戰而自屈矣。然後據江淮以爲固，進賢俊，退佞諛，修政事，明賞刑，治軍旅，積金穀，待時而奮，以圖恢復。此豈可與受制於人，甘心屈辱，同日而語哉。

且劉豫者，金人之所立，八九年間，豫之所以奉金人者，可謂至矣。一旦廢棄如弁髦土梗。何則？彼爲利謀，而初不以恩信爲事也。陛下視金人之於我，孰與於豫？豫猶如此，於我可知。彼雖以江南數千里地王我，猶不足信，而况復故境歸侵疆乎？惟智者可與料敵，惟明者可與照姦。陛下或以臣言爲未然，願降臣章與羣臣之有智略者

慮而圖之。勿爲單見之所惑，勿爲黠虜之所欺，勿至將來追悔不及而後悔，則宗社生靈之福也。傳曰：日中必昃，操刀必割，時乎時乎，不再來。臣言可採，陛下斷而行之，勿疑。如以爲議論乖謬而害於今日之至計，願先斧鉞之戮，以懲妄發。夫主憂臣辱，主辱臣死，國家事勢至此，死何足惜，唯陛下裁察。

臣昨任江西安撫制置大使，日因淮西酈瓊之變，以己見利害具奏以聞，誤蒙聖恩，降詔獎諭。以疏中論及侍從臺諫，以爲侍從者論思獻納之官，臺諫者耳目腹心之寄。以言爲職，類皆毛舉細故以塞責，所論不過簿書資格守倅令丞除授之失當。至於國家大計，係宗社之安危生靈之休戚者，初未聞有一言及之。遂犯臺諫之怒，厚誣醜詆，以無爲有，羣起而攻之。伏蒙聖慈洞照非辜，力賜保全，使得歸休山林，養疴藏拙。臣之爲幸大矣。蒙垢忍辱，不敢自明，緘口結舌，不敢復與世事。故芻蕘之言，久不上達。然惓惓之心，未嘗一日不在赤墀之下也。今聞使事方亟，所係國體非輕，存亡之端，非獨安危而已。臣不勝憤懣，敢以狂瞽，干冒天聽。罪當萬死，俯伏候命。

五嶽祠銘

岳飛

岳飛，字鵬舉，湯陰人。家貧力學，尤好左氏春秋，孫吳兵法。宋宣和時從軍。高宗時，先後隸留守宗澤及河北招討使張所部，皆以國士待之。與金軍戰，所至有功。並平江西、湖湘諸路之寇。累遷太尉，宣撫使，少保，諸職。金虜震動，廓清可期。以阨於秦檜，未竟恢復之業。卒爲檜所誣陷，死於獄中，年三十九。飛忠義性成，文武兼資。死之日，賢良短氣，天下莫不痛之。而宋遂不可爲矣。

自中原板蕩，夷狄交侵，余發憤河朔，起自相臺，總髮從軍，歷二百餘戰。雖未能遠入夷荒，洗蕩巢穴，亦且快國仇之萬一。今又提一旅孤軍，振起宜興、建康之城，一鼓敗虜，恨未能使匹馬不回耳。故且養兵休卒，蓄銳待敵，嗣當激厲士卒，功期再戰，北踰朔漠，喋血虜廷，盡屠夷種，迎二聖歸京闕，取故地歸版圖，朝廷無虞，主上奠枕，余之願也。

促北伐書

岳飛

軍務倥傯，未遑修候。恭維台履康吉，伏冀爲國自珍。近得諜報，知逆豫旣廢，虜倉卒未能鎮備。河洛之民，紛紛擾攘。若乘此興弔伐之師，則克復中原，指日可期。眞千載一機也。乃廟議迄無定算，尙遲數月，事勢將不可知矣。竊維閣下素切不共之憤，熟籌恢復之才。乞於上前，力贊俞旨。則他日廓清華夏，當推首庸矣。輕瀆清嚴，不勝惶汗。

請斬秦檜等疏

胡銓

胡銓，字邦衡，廬陵人。宋高宗時，任樞密院編修官。憤秦檜媚金主和，上疏乞斬王倫、秦檜、孫近三人之頭。疏奏，秦檜大憤，削其職，編管新州。其疏傳誦一時，金人至以千金購之。所著有澹庵集。

臣謹案，王倫本一狎邪小人，市井無賴。頃緣宰相無識，遂舉以使虜。專務詐誕，欺罔天聽，驟得美官。天下之人，切齒唾罵。今者無故誘致虜使，以詔諭江南爲名。是欲臣妾我也，是欲劉豫我也。劉豫臣事醜虜，南面稱王，自以爲帝王萬世不拔之業。一旦豺狼改慮，摔而縛之，父子爲虜。商鑑不遠，而倫又欲陛下效之。夫天下者，祖宗之天下也。陛下所居之位，祖宗之位也。奈何以祖宗之天下，爲金虜之天下，以祖宗之位，爲金虜藩臣之位。陛下一屈膝，則祖宗廟社之靈，盡汙夷狄。祖宗數百年之赤子，盡爲左衽。朝廷宰執，盡爲陪臣。天下士大夫，皆當裂冠毀冕，變爲胡服。異時豺狼無厭之求，安知不加以無禮如劉豫也哉。夫三尺童子，至無識也，指犬豕而使之拜，則怫然怒。今醜虜則犬豕也，堂堂大國，相率而拜犬豕。曾童孺之所羞，而陛下忍爲之耶。倫之議乃曰：我一屈膝，則梓宮可還，太后可復，淵聖可歸，中原可得。嗚呼！自變故以來，主和議者，誰不以此語啗陛下哉。然而卒無一驗，則虜之情僞已可知矣。而陛下尙不覺悟，竭民膏血而不恤，忘國大讎而不報。含垢忍恥，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。